

大清徽商

黄维若◎著



下

一部徽商的历史
一部生动的晚清中国商业史
一部浓缩的晚清社会文化史

大清徽商



黄维若◎著

下

一部徽商的历史

一部生动的晚清中国商业史

一部浓缩的晚清社会文化史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清徽商/黄维若著. —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
2005. 9

ISBN 7-5043-4630-6

I. 大... II. 黄...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31187 号

大 清 徽 商 (上、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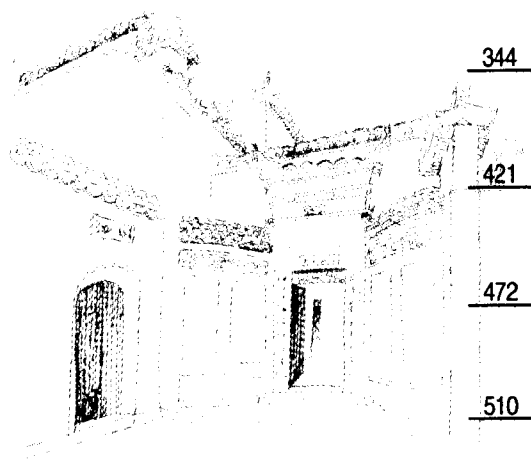
作 者	黄维若
责任编辑	聂珊珊
封面设计	大象设计公司
责任校对	谭 霞
监 印	陈晓华
出版发行	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电 话	86093580 86093583
社 址	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(邮政编码 100045)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涿州市京南印刷厂
装 订	涿州市西何各庄新华装订厂
开 本	680 毫米×980 毫米 1/16
字 数	670 (千) 字
印 张	36
版 次	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2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43-4630-6/I·609
定 价	40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CONTENTS

目 录

3	第一章
	家道突变——少年郎弃学从商
72	第二章
	行商苦旅——恰克图斗智斗勇
158	第三章
	郁郁还乡——于情于义两难舍
217	第四章
	广州捐布——生意虽败眼界开
260	第五章
	松江起家——引织机开设工场
307	第六章
	鸿泰织造——有惊无险扶摇上
344	第七章
	终承父业——游商行盐多艰辛
421	第八章
	靖州贩盐——易货成功显韬略
472	第九章
	整饬盐政——行盐路上遇私访
510	第十章
	树大招风——避官捐告病还乡
565	尾 声





“不是你的怎么跑到你包袱里去了？几十个人都亲眼看见，你能赖得掉吗？”杜雨依道。

汪宗昊大叫：“你血口喷人，胡说八道！你索要贿赂，扣着我的盐，我到如今一粒盐都没拿到，哪里来的私盐？”

杜雨依将他老婆的一只木拖鞋作惊堂木，在桌上狠狠一敲：“你怎么敢藐视国法，咆哮公堂？私盐就是私盐，又说起什么贿赂，胡扯八扯干什么？”

汪宗昊激愤之中道：“你们叔侄俩把持着富安场，横行不法，你昨天就收受了我一千两银子！”

杜雨依尖叫起来：“你想反咬一口，诬陷本官？我当官十几年，从来没受过人家一分银子，你说给了我一千两，证据在哪里？证人是谁？”

杜小四也叫了起来：“你满口胡说八道，可见不是好人。我让你带一条咸鱼给我叔叔，谁提过什么银子之类的事？”

汪宗昊又气又急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巡丁们大喝：“掌嘴，掌嘴！打死这贼囚犯……我们杜大人是天下第一清官，穿一身破烂衣服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他怎么会要你的银子？”

杜雨依道：“汪宗昊，我也不跟你计较。你既然犯法，就得依法严惩。来人哪！把他先关起来，明早上押到盐围中去煮盐，我这里申报公文到两淮盐运使司衙门，只等批复，就把他押到扬州去审问！嘿嘿，汪宗昊，私盐贩子乃国法难容之徒，少不了要斩首示众，你这可是自作自受啊！”

汪宗昊大叫：“你们心狠手毒陷害我！我要告你们，告你们……”他大叫挣扎，被巡丁们一顿拳脚打倒在地，拖下去了。

汪宗昊鼻青脸肿，衣衫破碎，神情麻木，被几个巡丁用棍棒或刀背驱赶着，趑趄着来到富安场地字陆号围大门外。巡丁向地字陆号围守门的几个盐卒道：“又抓了一个私盐贩子。交你们了！”

一个盐卒头儿喝道：“把他衣服扒光了！”片刻之间，汪宗昊便被扒得只余一条短裤，给踢进门内。

但见地字第陆号围场里一片灶火熊熊，一群赤身的刑徒在忙碌。盐卒头儿向一个盐卒道：“喂喂，又来了一个犯人，别他娘的让他偷懒。”说着转身走了。那盐卒“啪”地在汪宗昊身上抽了一鞭，喝道：“你他娘的还愣着干什么？烧火！”

汪宗昊大叫：“我冤枉！我不是犯人！”盐卒啪啪又是两鞭，咆哮道：“不是犯人怎么会到这里来了？啊？你不是犯人难道我是犯人吗？看你这龟孙子就不是好东西！”说着又是一顿鞭子抽下。

汪宗昊胸膛像要爆裂，怒气冲天，大叫：“你把我打死吧！打死我也是冤枉，我做鬼也饶不了你们！”

盐卒暴跳如雷：“好你个混账，你要造反哪？老子就打死你，打死你丢到苇子坑里，你阴魂来找，老子也不怕！”说着鞭如雨下。

几个犯人跑上来，拉住他道：“兵爷兵爷，你饶了他吧，你积点德，高抬贵手，只当他是疯子……”

汪宗昊口鼻流血，倒在地下不能动弹。那盐卒也打得累了，一边怒骂，拖着鞭子站到一边。

几个犯人扶起了汪宗昊，又有个犯人将一把铁叉递到汪宗昊手里，低声道：“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别犟了，这里不是说理的地方，打死人不上算。唉，你快往灶里叉芦柴，不然他会再毒打你一顿。”汪宗昊昏昏沉沉地接过叉子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形同骷髅的人，吃力地拖着一大捆芦苇，几乎是四肢着地地爬来。到得近前，他腿一软，竟趴在地上。此时汪宗昊也腿一软，瘫到地下，正好与这个人脸对着脸。那人抬头看他一眼，不禁惊叫了起来：“你……宗昊！你怎么到了这里？”

汪宗昊抬眼去看，不禁也惊叫了起来，原来那人正是他父亲汪仲连。但见他如同一个骨架子，头发胡须全白，佝偻着背，全身上下都是白花花的盐霜，简直如一具游魂，只在一片白中露出两只无神昏花的老眼。

汪宗昊连哭都哭不出来，呜咽惨号“爹爹”，挣扎着给他爹爹磕头。

汪仲连惊魂飞散，一把抱住汪宗昊，颤抖了好半天才说：“孩子，真是你？你……你怎么这个样子？怎么到这里来了？”他伸出颤巍巍的枯瘦手指，在汪宗昊脸上抚摸，一时老泪纵横，“老天爷，你也睁眼看看啊！我汪仲连究竟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要受到如此报应？难道你真要我汪氏绝后吗？”

汪宗昊这才大哭起来。

汪仲连道：“你……你别哭啊，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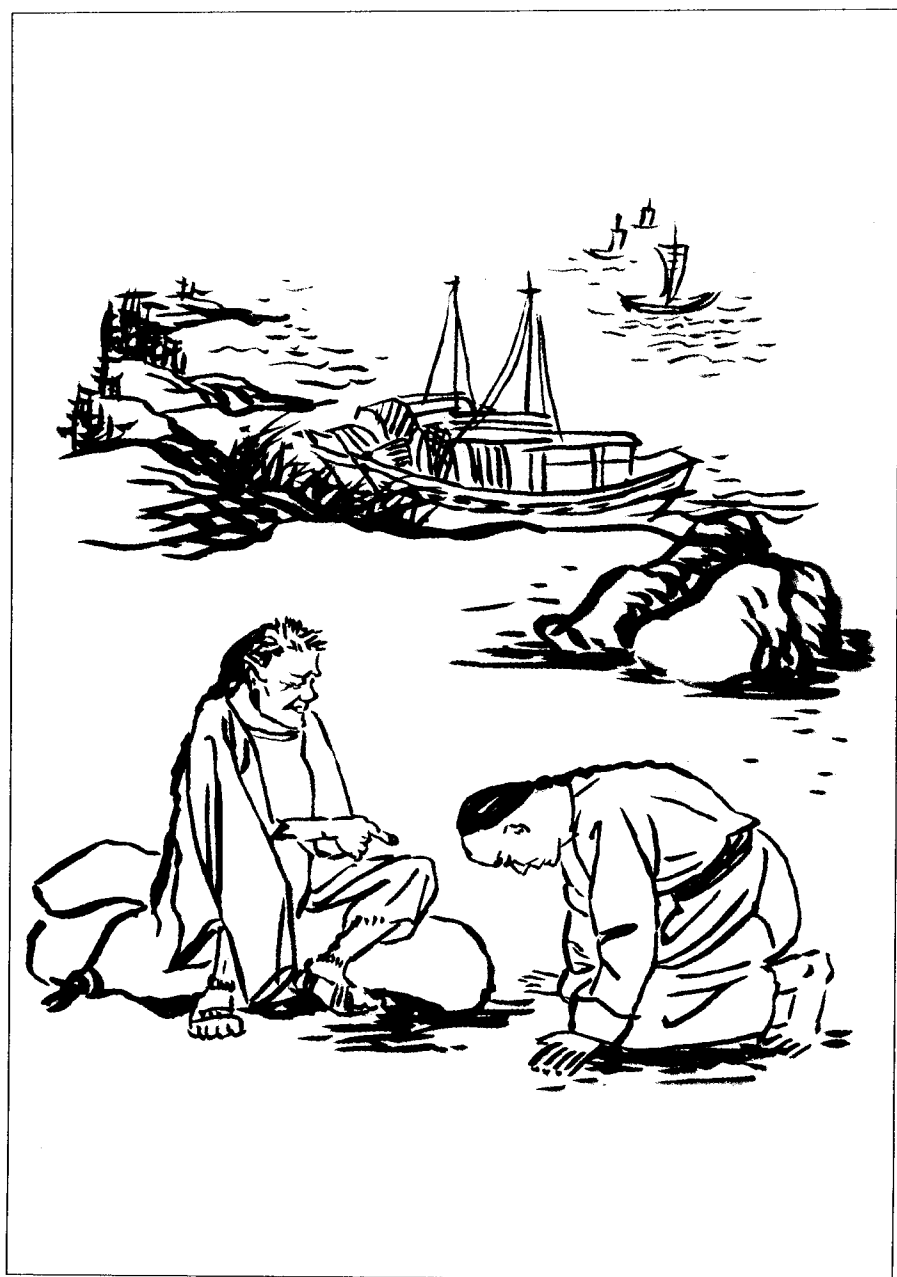
汪宗昊悲怨地向汪仲连诉说了经过。汪仲连仰天长叹：“报应啊，我汪仲连前世作了什么孽，今生落到这步田地？宗昊啊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我让你不要经商，你偏偏却要走上这条不归的路，唉，我一门父子，如今都完了啊！”说着他不禁老泪纵横，悲号起来。

正在这时，那个打人的盐卒又转回来了，一见汪宗昊他们在这里说话，不禁大怒，一顿鞭子抽下来，大骂道：“你奶奶的几个贼配军，想死啊？刚才你敢顶撞老子，如今又敢在老子面前偷懒，看我不打死你！”说着又打。

汪宗昊抱着他爹爹，挡着雨点般的鞭子，众囚徒连忙跑过来拉他们到灶前干活，盐卒将其余的人也狠狠抽了几鞭，这才骂声不绝地走了。



运河里的一条飞船上，坐着胡玉玲、两个养娘，还有那个伙计。
胡玉玲催道：“快快快，快划，到地方我多多有赏！”



汪宗昊抬眼看去，不禁也惊叫了起来，原来那正是他父亲汪仲连。但见他如同一个骨架子，头发胡须全白，佝偻着背，全身上下都是白花花的盐霜，简直如一具游魂，只在一片白中露出两只无神锴花的老眼。

几个桨手大声叫苦：“哎呀，我们累得要吐血了啊！”

胡玉玲道：“几位师傅，我有十万火急的事，求你们帮帮我，到地方后，我多多酬谢你们银两。”然后又向那伙计道：“你说事情都坏在那个杜小四身上？这里边一定还有别的事情。到了富安场，我住到连升客栈，你走你的，装作与我不认识的样子……”

伙计叫了起来：“小姐，你不能住在那里，都是男人，再说也太危险了。”

胡玉玲道：“我不住在那里，又住在哪里？”

连升客栈里的客人越来越多。显见盐仓那边雁过拔毛，什么人去了都说没盐可发，让他们都到连升客栈来等着。

杜小四见生意越来越红火，极是高兴，又提着壶，在那里唱：“……楼下的客，楼上的客，听我小四来嘱托……”突然他眼瞪得老大，嘴也张得老大，竟自僵在那里。原来阳光照耀着的芦棚大门里走进来了胡玉玲，手执团扇，冷若冰霜，却又美丽得令人窒息，她的气质是那样高贵，只有大户人家出来的女儿才会有这种端庄秀丽。她身后跟着两个养娘。

杜小四挡在路当中，一身酥麻了，不能动弹。

胡玉玲道：“借问，你是这里的店主人吗？”

杜小四瞠目结舌地看着胡玉玲。

胡玉玲道：“我想在你这里住店。”

杜小四这才猛地打个冷噤，缓过劲来了：“你……为什么……要在这里住店？”

胡玉玲笑了起来：“我是客人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住店？”

“客人？我还以为你是神仙呢！”

“别说笑话，什么神仙？我是贩盐的客人。”

杜小四惊讶：“盐商？从来没看到女的做盐商啊！”

“现在不就看到了吗？”

“可是这都是男人，睡地铺，您没法住啊！”杜小四道。

胡玉玲笑容更动人，声音更柔和：“把你的房子腾出来，你跟他们挤一挤，行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我多给银钱就是。我早就听说过连升客栈的老板是个好人。你就帮我一个忙，行吧？”

“那……那好吧。”杜小四说着领着胡玉玲往外走去。

杜小四的住处是连升客栈外的一座小房，如今他与两个伙计都住到客栈大统铺上去了，这里经养娘打扫，勉强可以住了。

胡玉玲正在用饭。杜小四极殷勤地上菜上茶。养娘不让他靠拢桌子，半道中接过来放到桌上。一个养娘道：“你们这些粗糙男人住过的房子，一



股子臭味，恶心死了。”杜小四远远地傻笑：“嘻嘻……”

胡玉玲柔声道：“也别这样说。都是在外谋生活的人，哪能有那么多讲究？”她向杜小四道，“大哥，你也来，我敬你喝一杯酒。”

杜小四满鼻闻得兰麝之香，眼盯着胡玉玲，着了魔似的，痴呆呆齐齐地向前三步。

胡玉玲道：“哎大哥，你怕什么？来，敬你一杯，多谢你腾出房子给我们。”说着亲自绕桌走过来，把一杯酒送到杜小四手里。

杜小四还在发呆。一个养娘道：“喝呀，傻站着干什么？”杜小四吱地一声，将酒吸入腹中。

胡玉玲道：“大哥，你坐下，再好好喝两杯。”

杜小四刚坐下，胡玉玲便将一锭大银放到他面前，又敬了一杯酒。

胡玉玲笑道：“从我爷爷到我父亲到我，都是做盐的。虽说我没来过富安盐场，但规矩却早已知道，用不着上什么盐仓，直奔你这儿就是。我听说，从你这儿拿一条咸鱼，送到一个地方，没有谈不成的生意，是不是？”

杜小四生平惯见的是皮粗肉糙的盐客与商贩，几曾见过如此美貌的女子，更兼温言软语，异香袭人，早已酥麻了，道：“你……你盐做得大吗？”

“大，好几万引。”

“好好好好，明天你从我这里拿三条咸鱼，送到我叔叔杜雨依大人那里去……”

胡玉玲与两个养娘来到富安盐场盐课司衙署。门口的老巡丁本来斜倚在门框上，见到胡玉玲等，突然眼前一亮，以与其年龄不符的速度一跃而起：“哎哟，日头从西边出来了，小娘子啊，你从哪里来？不是走错了吧？到这里来干什么啊？”

胡玉玲嘻嘻笑道：“我们呀，有要事见杜雨依杜大人，”

“见他？做什么？”

胡玉玲将手中三条咸鱼一拎：“送咸鱼。”说着便大步朝里边去了。

老巡丁自言自语：“……这是啥世道，怎么啥人都送咸鱼啊？”

盐课司破烂的大堂之上，杜雨依正用一条布带提在他最小的孩子腰间，拎着那小孩学走路。他老婆又在堂中煮萝卜。胡玉玲与两个养娘走了进来。

杜雨依十分惊诧：“你们是……”他老婆从未见到过女子到这里来，十分惊诧，不禁站了起来。

胡玉玲将三条咸鱼一亮：“连升客栈杜小四让我送咸鱼来。”杜雨依惊道：“三条咸鱼？你是大生意啊？”胡玉玲点点头。

杜雨依道：“哎哟，这里太吵太吵，我们到后边去谈，后边去谈。”其实大堂里静悄悄的，只闻得鸟雀喧叫之声。

胡玉玲跟随杜雨依来到盐课司衙署后堂。

杜雨依道：“嘿嘿……女子做盐商，这也罕见哪。”

胡玉玲道：“盐商利大，什么人不想做？”

“你做多少？”

胡玉玲拿出三张银票，放到杜雨依手里：“杜大人，这是三千两银子，不是咸鱼钱，是孝敬给你的见面礼。”

杜雨依拿起三张银票，疑惑道：“你到我这里来，不谈提盐的事，倒先送见面礼，好生古怪。”

胡玉玲笑道：“杜大人，富安场是两淮盐司下属最大的盐场，你杜大人的名声，谁人不知哪个不晓？你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送一点见面礼，又有什么稀奇了？”

杜雨依道：“不对不对，你们盐商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得我们孝敬你们才对。”

“杜大人说话有趣有趣……”胡玉玲道。

杜雨依突然打断她：“小娘子，我看你不一定是盐商，你来送钱与我，一定是别有所图！”

胡玉玲哈哈一笑：“杜大人，你眼光犀利，佩服。”

杜雨依神色严峻起来：“究竟是什么事？”

胡玉玲看着这破旧的后堂：“杜大人，照我想来，这后堂之内，是谈生意最私密可靠的地方，对不对？”

杜雨依哈哈一笑：“不错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行有行规，在这里你与我，都是谈生意。出了这个后堂，你与我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说过，对不对？”

“不错。在这里，什么生意都可以谈。出了这里，也没人能证明我们说过什么做过什么。不信，你看看这块堂匾！”胡玉玲抬眼望去，但见那尘封土盖的梁上，悬着一块蛛网重重的大匾，上书“但说无妨”四个大字。

胡玉玲笑了：“好一个但说无妨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是汪宗昊的妻子。”

杜雨依略略吃了一惊：“这可不是什么生意！”

“世间什么不是生意？又有什么不能变成生意？”

杜雨依想了想：“有道理。说说看。”

胡玉玲道：“我丈夫在这里被抓。我出一万两银子，你把他放了。”

杜雨依大摇其头：“不成。小娘子，这注生意做不成。”

“你不想要一万两银子？”

“做梦都想，可是我更想保住自己的脑袋。小娘子，我与你丈夫近日无冤往日无仇，这事情的根子不在我身上。”

胡玉玲仔细地盯着他：“我给你五千两，你把事情根由说给我听。”

杜雨依犹豫起来：“这个……”

胡玉玲道：“我是个懂规矩的人，一走出这里，我就什么都没听到过。就是听到，也不是在你这里，也没有人能证明我是在这里听到的。”



杜雨依心下活动开了：“倒也说得是，你能担保不把我说出去？”

“能。我丈夫在你手里，就是想说不敢。”

“你丈夫这事，说来也是凶险……”正当这时，突然有人哈哈大笑，从后堂的破门后边走出一个人来，杜雨依与胡玉玲大吃一惊，看时，却是杜雨依的老婆。原来这婆娘早已躲在门后偷听多时。

杜雨依的老婆向杜雨依道：“行啊，你见着漂亮女子，就死活都不知了！”她一边说一边浅浅地笑，而眼中却透出极凶悍的光来。

杜雨依张口结舌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杜雨依的老婆不再理他，转向胡玉玲：“小娘子，我佩服你，你真有本事，三两下就把我男人收拾住了。可是我告诉你，这事情，他不能告诉你。”

胡玉玲问：“为什么？他说，我付钱，有什么不公平的吗？”

杜雨依的老婆叹气：“也说不上不公平。钱我们也想要，可是这事不能说，说了，我们麻烦太大。你留碗饭给我们吃，这就离开这里走吧。”

“娘子，是不是再商量……”杜雨依道。

杜雨依老婆大喝：“商量个屁？你以为你是什么？是内务府？是军机处？别看了女色就发昏，行了，到此为止！”

“杜大嫂，我们能不能再谈谈？加钱行不行？”胡玉玲道。

杜雨依的老婆道：“不行。别的生意可以与你谈，这件事，实在是不能谈，你走吧。”

杜雨依不好意思地：“小娘子，对不住……”

胡玉玲问：“我能不能探望我丈夫？”

杜雨依看看他老婆，不敢吱声。杜雨依的老婆想了想：“再加两千。”

胡玉玲问：“一次？”

杜雨依的老婆道：“一次都风险极大，你还想看几次？”

胡玉玲眉头紧皱走出了盐课司衙署，自语道：“这事情来头不小。可是不知道事由何来，真是急死人啊！”等在一旁的养娘道：“小姐啊，我看这地方凶险无比，还是早点回去吧。”

胡玉玲怒道：“什么话？汪宗昊生死系于一线，我一定要见到他，等问明情形，再作处理。你们不要再多嘴。”



汪无竞愁眉苦脸独自徘徊在扬州街头，不知不觉走到了巴文藻的宅院前。他看着那巍峨高耸的大门楼，自言自语：“银子，你说我该怎么办……”

突然一阵破锣响，一群人涌来，将汪无竞挤到一边。看时，却是一大群衙役，拥着两辆站笼车，车里铁链锁着两条狰狞大汉，一路呼喝从街上走过去了。看热闹的人们纷纷议论：

“……这是什么人？”

“不知道，也许是私盐贩子……”

“官府会把他们怎么样？”

“你没看见吗？站站笼。每天在他们脚底下抽去一块砖，再强壮的汉子，不上三天也就站死了。”

汪无竞呆呆地看着这一大群人渐行渐远。

丰乐堂后的小溪边，月光如水，而水却如月光一般。汪无竞一个人坐在这里。时光流逝，溪流仍在静静地淌着，而物是人非，世事沧桑。汪无竞将一些白纸折成小船，一艘接一艘放入溪中。

汪无竞喃喃道：“银子，你从这高墙出来，又到另外的高墙里去了。本来，我会想法子再见到你……可是如今我不能了，我要走了，去到永远不能回来的地方……”

这时打更的又过来了：“哎哟，这不是吉昌的小朝奉吗？你怎么又来啦？”

汪无竞道：“来看看。”

“这地方有什么好看的？一更天月亮在河这边，三更天月亮在河那边，夜夜如此，再也没有比这更冷清的地方了。”

“就是这清静的地方，是我心里边的一片净土。”

“哎哟，前些年你说话就不大容易懂，如今是更不容易懂了。”

“今后，就再也没有这片净土了。”汪无竞像是自言自语。

“你要出远门？”更夫问。

汪无竞的两眼直直的：“不是出远门，是变成一个鬼。”

更夫大惊：“你要死？”

“比死还坏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汪无竞摇摇头，不再言语。

更夫道：“你冷吗？我这里有酒，你喝不喝？”

汪无竞突然道：“喝！”

更夫解下他腰间的一只葫芦递到汪无竞手里。汪无竞猛灌一大口，击节长歌道：“夜长无梦起阶前，寥落星河欲曙天，蒲柳梢头望明月，别来又是几回圆？”吟唱到后来，他已是长歌当哭，泣不成声。

灯火通明的“飘香”里，一阵疯狂笑闹之声传来。麻知事、叶记安与和忠正在这里举杯狂饮，香叶儿与另两个妓女在一旁陪酒。



麻知事道：“来来来，难得今天高兴，让我们开怀畅饮……哈哈哈，这回好了这回好了，汪宗昊这小子完蛋了……”三人爆发出一阵狂笑。

叶记安道：“香叶儿，老子今天见了天日，快给老子唱曲助兴！”

香叶儿一颤，连忙拿起牙板，另两个妓女也各操乐器，她们轻拢慢拨，唱将起来：“……对潇潇暮雨洒江天，一番洗清秋，渐霜风凄紧，关河冷落，残照当楼。是处红衰翠减，苒苒物华休……”她们唱的正是柳永的《八声甘州》，也是红尘绿宴中经常唱的。

不想叶记安听得几句，突然跳起来，“啪啪”两记耳光打到香叶儿脸上，大吼道：“你他娘的混账，老子们正欢天喜地，你唱这种悲悲切切丧气的调调，故意来扫老子的兴，他娘的老子打死你！”

香叶儿惨叫一声歪倒在地下，捂住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麻知事连忙拉住叶记安道：“哎哎，记安兄记安兄，她们青楼里唱的就是这种酸曲儿，何必生气，何必生气？来来来，喝我们的酒……”麻知事又向香叶儿等道：“你们都下去吧，我们有事情要商量。别在这里碍着我们说话。”

两个妓女扶着香叶儿连忙走了出去，边走边替香叶儿擦去嘴角的血。一个妓女道：“真他妈不是东西！把我们不当人看！”另一个妓女道：“叶儿姐，扶你回房去吧……”

香叶儿将泪水抹去：“你们先回房吧，我……等会儿就回来。”

房间里有一道雕花隔扇，平日如果是客人众多吃花酒，就可将此隔扇拉开，两间房便成一间。如今这隔扇正隔着两间房。香叶儿悄悄从另一道门进到房间里来，在隔扇后偷听。透过隔扇的镂空雕花望过去，叶记安等三人正兴高采烈地喝酒。

麻知事再次举杯：“汪宗昊那小子完蛋了，再也没有这么痛快的事了，来，喝！”

叶记安将酒饮下，道：“他如今怎么样？”

“正在富安盐场做苦工煮盐。”麻知事道。

叶记安咬牙道：“把他弄回来，弄到盐运使衙门里处置！”

和忠道：“那还用说，富安场已经报呈上来了，过两天就去提他。提回来，嘿嘿，也不用审，让他娘的站笼里站着，三四天就站死了！”

叶记安哈哈狂笑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让他死，让他站死！”

隔扇外边，香叶儿一脸惊恐。

永盛成钱庄账房里，汪无竞站在胡珏面前，道：“胡叔，我不去汉口了。”

胡珏眉毛一扬：“怎么啦？”

“我想到和布那里去替他开钱庄。”

胡珏猛地站了起来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汪无竞重复说道：“我去和布那里，替他开钱庄。”

胡珏又惊又怒，大声道：“你……你、你鬼迷心窍啦？怎么能有这样的念头？”

“胡叔，我一辈子记得你的好处。求求你，让我去吧。”

胡珏道：“你好人不做，要当豺狗？唉，也是我没说清楚。你不能去！你去了，不是单纯开钱庄，他会逼着你做好多欺压商人、丧尽天良的事情。无竞哪，你真要这样，就是将来死了，徽州老乡连让你葬进义冢山的机会都没有！”

“胡叔，我都想过了。我要去。”

“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为了钱？为了利？”

汪无竞摇头，眼中热泪滚滚：“胡叔，我不是为了钱，是为了朋友。”说着他转身便走了出去。

胡珏大声喊道：“你……你回来！”

汪无竞来到了和布的书房。

和布问：“想好啦？”

汪无竞道：“和大人，我愿意替你管钱庄。”

和布双掌一拍：“嘿，你早就该想明白。好好好，明天就张罗着做起来！”

“可是我有一件事求大人。”

“什么？你还想跟我讨价还价？”

汪无竞坚决起来：“求大人开恩，替小的作一回主。”

和布奇怪起来：“什么事，说说。”

汪无竞道：“小人的发小汪宗昊到富安盐场运盐，因为没有使钱买通他们，场盐课司的官吏诬指他为私盐贩子，结果被抓了起来。求大人发文，放了他。汪无竞就是做牛做马，也一定要报答大人。”

和布哈哈大笑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啊？要你给我当差，那是看得起你。可你倒好，事情还没答应，就跟我讲起价钱来了！告诉你，你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……”

正这时，一个仆役匆匆进来禀报：“老爷，总商巴文藻与新安会馆会长方仲景求见老爷。”

和布一愣：“这么晚了，他们来干什么？”

仆役道：“不知道，只说有急事，一定求见老爷。”

和布想了想，向仆役道：“让他们到花厅里等我。”仆役答应着退了下去。

和布向汪无竞道：“你在这里呆着，不许走。”说着走了出去。

和布站在花厅里，巴文藻与方仲景低声下气地求他。方仲景道：“和大人，这个汪宗昊，绝对不是私盐贩子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”

和布哈哈笑道：“这个汪什么昊，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怎么这么多人来替

他求情？”

方仲景疑道：“还有人替他求情……”

巴文藻堆着笑上前一步，将一张银票放到和布手里：“和大人，一点薄礼，不成敬意。至于那个汪宗昊，大人，我与方先生愿意用身家性命担保，他绝不是私盐贩子。”

和布将那银票一看，颜色稍异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们回去吧。”

巴文藻再求道：“和大人，那汪宗昊……”

和布不高兴道：“让你回去，你就回去。难道要本官像做买卖一般，跟你们论斤论两交钱提货吗？”

方仲景连忙向巴文藻道：“巴兄，和大人宽宏大量，一定慈悲为怀，我们走吧。”说着拉着巴文藻行礼告辞。

汪无竞正在和布的书房里正焦躁不宁，和布一步踏了进来，向汪无竞问道：“你刚才说的那个汪宗昊是什么人？”

“是我的一个朋友，从小一起长大的。”

“他跟方仲景与巴文藻都是什么关系？”

汪无竞略略迟疑：“没什么……关系，他是巴文藻手下的盐商，同时每年也交些捐助到新安会馆里。”

和布点点头：“你们徽州帮倒是挺抱团的。”稍停，他又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真的愿死心塌地替我干事吗？”

“只要你放了我的朋友，我一定做到。”

“好吧，我就先替你办了这件事，明天派人去富安场，让他们马上放人。汪无竞，你明天就来张罗办钱庄的事！”

汪无竞给和布跪了下来：“谢大人。还有，求大人吩咐下去，不要为难汪宗昊，让他顺顺当当行盐做买卖。”

和布道：“我只答应他在富安场无事，至于一路运盐，他还得自己打理。不然税关上那些人吃什么？”

汪无竞无可奈何：“大人……”

和布喝道：“你还没跟我办事，倒是我先跟你办事了。少啰嗦，你听好了，让你办钱庄，可不是管生意跑钱款了事。我吩咐什么，你都得照办，而且还不能跟任何人说。有一点没办到，或者你私自跑了，我还拿你那做盐商的朋友开刀。”

汪无竞浑身一颤，随即沉声道：“大人，你放了我朋友，我感激不尽。大人交代的事，我当然会做到。但是大人，你明天得让和忠大哥与麻知事与我一起张罗这事，不能让他们走开。”

和布哈哈大笑：“你小子，倒也机灵，我正想说出来呢，你倒先说了。行行行，今后就是他们与你一道处置钱庄事项了。”



地字陆号围外边刑徒的关押地，是土墙加芦苇搭起来的大棚。四周中挖了壕沟，有许多巡丁把守。大棚里一片污秽恶臭，一片狼藉。

月光从棚顶的破洞中照进来，汪宗昊与父亲躺在烂稻草之中，说了他这些年来的经历。

汪宗昊道：“……爹爹，孩儿心里好后悔，不该不听爹爹的话，不该从商。我看明白了，官府从来不把我们商人做人看，到头来我们都落不了好下场。”

汪仲连咳得厉害。汪宗昊连忙替他捶背。好一阵，汪仲连才止住了咳，他喘息道：“儿啊，我心里乱，不知道……该说点什么。这些年，你到了……恰克图……又办了织布工场，又到了广州，还跟洋人打过交道，嘿，可惜啊……想不到我父子都是这样的命运，真是造化弄人哪。”

汪宗昊默然无语。好久，汪宗昊问：“爹爹，你在地字肆号围，怎么又到了陆号围？”

汪仲连惨然摇头：“我……写了诉冤的状态，直递刑部。结果，他们说我不认悔改，罪加一等，送到陆号围重犯中来了。”

“爹爹，你心里其实并没有认输，是不是？”

汪仲连叹息着，不说话了。

天边一弯冷月。不知什么地方，传来了囚犯的哭声，在这冷冷的夜里，格外凄凉，格外惨人……

胡玉玲一身素净打扮，来到了富安盐场陆号围大门外。几个巡丁站了出来，大喝道：“何方妇人，来干什么？”

胡玉玲道：“昨天我跟杜雨依大人说好了，今天来看一个姓汪的人。”说着向一个为首的巡丁递过两锭十两的银子。

为首的巡丁点点头：“唔，不错，有这回事，你跟我来。”

汪宗昊正在烧灶煮盐。突然有人高叫：“汪宗昊，有人来看你。你过来！”汪宗昊抬眼望去，不由得浑身颤抖。但见守门的巡丁旁边站着一个女子，风把她的头发吹得飘扬起来，清丽的面庞，悲愁的神情，正是胡玉玲。这围子已有数百年历史，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站到过这里。不仅是汪宗昊，所有的犯人都惊呆了。汪宗昊大叫一声“玲姐”，疯狂地跑了上去。

胡玉玲吃惊地看着汪宗昊，若干时日不见，她几乎认不出他来，汪宗昊黑瘦憔悴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身上只有一条短裤，赤着的上身尽是鞭痕。



前胸红红的，背上却是白花花一片盐霜。胡玉玲再也忍不住，叫一声“宗昊”，扑到他身上痛哭了起来。

“玲姐玲姐，你别哭别哭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”汪宗昊道。胡玉玲仍然痛哭不已。汪宗昊道：“玲姐，你……你怎么来了？你快回去，这里危险，你马上回去！”

那个巡丁喝道：“喂喂，有什么话快说，说完了快走，出了事情我可担待不起！”

胡玉玲勉强收泪道：“他们为什么把你抓进来？”

汪宗昊摇摇头：“我……不知道。这几天我仔细想了想，只怕还是叶记安他们那一伙。”

胡玉玲恍然：“麻知事就是盐运使衙门的。原来祸根还在这里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拖运芦苇的汪仲连爬行着过来，突然看到儿子与一个姑娘站在一起，不禁大吃一惊。他惊问道：“宗昊，你……你这是……她是谁？”

胡玉玲好些年前倒是见过汪仲连，不过此时再也认不出他来了，为了免去麻烦，她信口答道：“我是他妻子。”

汪宗昊慌忙向胡玉玲道：“这是我爹爹……”

汪仲连在老家婚礼上见过蒙着红盖头的茵儿。此时他误以为胡玉玲便是茵儿，他抢到胡玉玲面前叫道：“茵儿，是你吗？可苦了你啊，这么些年……多亏你照应宗昊，还有我老伴，我汪仲连九泉之下不忘你的恩德啊……”说着他大咳不止。

那巡丁大喝一声：“汪仲连，你找死吗？啊？你在这里哭叫什么？”说着挥鞭就要抽过来。胡玉玲惊叫一声，挡在汪仲连身前。巡丁一愣，就要发作。胡玉玲连忙掏出一锭二十两的银子送到巡丁手里，求告道：“大哥大哥，求你行行方便，让我们再说几句话。”

巡丁掂一掂手里的银子，嘴里咕哝了一句听不清的话，走到一边去了。

胡玉玲连忙给汪仲连捶背。

汪仲连道：“茵儿啊，你这么……千里迢迢来探看……唉，不该啊，这地方不是你应该来的，你快回去……”

胡玉玲道：“汪……爹，我应该来的，我一定要想法子救宗昊救您。”

汪仲连老泪纵横：“茵儿呀，你的仁义恩德，我汪氏一门永志不忘……”

汪宗昊急了：“爹，她不是……”他没说完，胡玉玲急忙使眼色制止了他。

这时，那个巡丁领着一个官吏走了过来。巡丁高喊：“汪宗昊！”汪宗昊大吃一惊，不知道又是什么大祸临头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巡丁又喊一声：“汪宗昊，你聋了吗？”汪宗昊站了出来：“我……什么事？”巡丁向那官吏道：“大人，这就是汪宗昊。”

官吏问：“你就是汪宗昊？”汪宗昊莫名其妙，点了点头。官吏道：“你没事了，走吧，去运你的盐。”

汪宗昊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我什么？”